



ZHONGGUO
ZANGDI KAOGU



中国藏地考古

十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天地出版社

win-hare 文轩

天地出版社

ISBN 978-7-5455-1019-5



9 787545 510195 >

定价：6800.00元
(全十册)

中国藏地考古

(第十册)

综合研究编·专题研究





从新出考古材料论“吐蕃”的源流·····	3204
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	3212
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	3238
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	3252
试论唐蕃古道·····	3263
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	3278
大唐王玄策天竺使出铭考·····	3287
王玄策和蕃尼古道·····	3297
《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	3301
试论吐蕃时期原始巫术中的“天灵盖镇厌”习俗——青藏高原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再解读··	3317
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 历史地位·····	3329
关于佛教初传吐蕃传说的一个新版本——兼论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	3348
吉隆文物古迹与蕃尼道上古代中尼文化交流的若干问题·····	3359
再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	3374
吐蕃“钵阐布”考论·····	3385
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	3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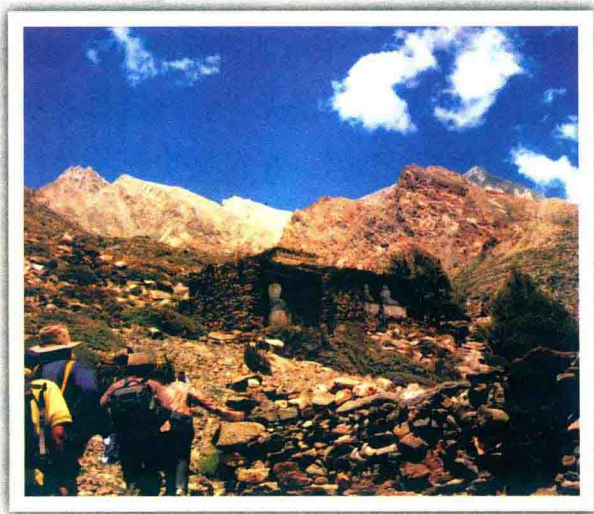
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	3402
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	3419
西藏列山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3450
西藏洛扎吐蕃摩崖石刻与吐蕃墓地的调查与研究·····	3464
试论吐蕃王陵——琼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473
吐蕃时代墓葬的动物殉祭习俗·····	3492
西藏昂仁古墓群的调查发掘与吐蕃时期丧葬习俗研究——兼论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 考释的几个问题·····	3510
“萨霍尔”及其对西藏医学的贡献（第一部分）：一些人名、地名和文献·····	3524
有关藏文史料nam“难磨”的记载补正·····	3549
编委会主编、副主编简介·····	3557



从新出考古材料论“吐蕃”的源流·····	3204
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	3212
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	3238
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	3252
试论唐蕃古道·····	3263
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	3278
大唐王玄策天竺使出铭考·····	3287
王玄策和蕃尼古道·····	3297
《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	3301
试论吐蕃时期原始巫术中的“天灵盖镇厌”习俗——青藏高原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再解读·····	3317
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 历史地位·····	3329
关于佛教初传吐蕃传说的一个新版本——兼论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	3348
吉隆文物古迹与蕃尼道上古代中尼文化交流的若干问题·····	3359
再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	3374
吐蕃“钵阐布”考论·····	3385
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	3390



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	3402
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	3419
西藏列山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3450
西藏洛扎吐蕃摩崖石刻与吐蕃墓地的调查与研究·····	3464
试论吐蕃王陵——琼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473
吐蕃时代墓葬的动物殉祭习俗·····	3492
西藏昂仁古墓群的调查发掘与吐蕃时期丧葬习俗研究——兼论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 考释的几个问题·····	3510
“萨霍尔”及其对西藏医学的贡献（第一部分）：一些人名、地名和文献·····	3524
有关藏文史料nam“难磨”的记载补正·····	3549
编委会主编、副主编简介·····	3557





从新出考古材料论“吐蕃”的源流

霍 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7世纪初，青藏高原以藏南雅砻河谷为中心的雅隆悉补野部落在日益强大起来之后，先后兼并了羊同（象雄）、苏毗、白兰等高原“诸羌”，并迁都逻些（今拉萨）。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度成为雄踞于中亚的强大王国。在汉文史籍中将其称之为“吐蕃”。对于吐蕃的源流，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过不少的意见，但仍有必要结合近年来新出的一些考古材料再加以讨论。

一、以“蕃”为核心和主体的原始先民集团

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历史，从目前所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约5万~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近年来的考古调查资料表明，西藏所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大体上在喜马拉雅山以北、昆仑山脉以南、横断山脉以西的广阔区域内都有过发现¹。这证明现今西藏的大部分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生存。他们无疑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最早的一些土著居民。

从藏文史料所提供的线索分析，至迟在前4世纪左右，青藏高原已经出现了一些势力较大的藏族先民集团，如象雄部落、雅隆部落、苏毗部落等。其中，象雄与苏毗均位于雅鲁藏布以北的藏北和藏西高原地区，唯有雅隆部落是位于雅鲁藏布以南的山南河谷地带。而正是这一支先民集团，成为后来统一高原诸部、建立吐蕃王朝和形成今天藏民族的核心与主体。

雅隆部落是最早以“蕃”为自称的先民集团。据史料记载，其始祖为“鹞提悉补野”，如《新疆出土古藏文书》沙州条载：“鹞提悉补野以天神下凡而为人主。”²《唐蕃会盟碑》中亦载：“圣神赞普鹞提悉补野自天地浑成，入主人间，为大蕃之首领。”³《敦煌本吐蕃历史

1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4辑。

2 黄颢：《贤者喜宴》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3 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3页。



文书》“赞普世系表”中载：“天神自天空降世，于天空降神处之上方，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墀·顿祉共为七人。墀·顿祉之子即聂赤赞普也。来作雅砻大地之主，降临雅砻地方。¹”可知鹞提悉补野即吐蕃远古传说时代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因其部众自称为“蕃”，故亦称“悉补野蕃”，其所居之雅砻河谷也有“蕃域索卡”之称²。后来吐蕃王朝的国君以其先君称“蕃”之故，也以“大蕃”而自称。汉文史籍对此亦有所载，如《通典》云吐蕃始祖“自言天神所生，号鹞提悉补野，因以为姓”³；《新唐书·吐蕃传》云：“（吐蕃）祖曰鹞提勃悉野⁴。”

由此可见，吐蕃民族并非是一个从外部迁入西藏高原的民族群体，其主体成分是由起源于当地的土著先民集团构成，最初的“蕃”，就是指发源于藏南河谷地带的“雅隆悉补野蕃”或者“鹞提悉补野蕃”。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藏南河谷地带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寻找远古“蕃”族的遗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继藏东昌都卡若遗址之后，在藏南河谷新近发现了曲贡遗址⁵，发掘出土资料表明，这一先民集团已能制造精美的磨制石器和玉器，陶器制作水平较高。器形规整，采用轮修技术，并出现了磨光黑陶的磨花技术，其经济生活以种植粟米的原始农业为主，并兼营畜养与渔猎，遗址中出土有用于谷物加工的大石磨盘和马、牛、羊、鹿、鱼等动物骨骼。更为重要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距今约3700多年的青铜箭镞以及猴面陶塑。死者使用石棺。采用屈肢葬式⁶。1990年夏季，在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流域及其支流曲水、贡嘎、朗县、林芝、墨脱、堆龙德庆、林周、墨竹工卡、当雄、隆子等县也相继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出土或采集到大批磨制石器与陶器，磨制石器多见长条形的磨光石斧，陶器多为一种素面无纹的夹砂质圜底陶器，与曲贡遗址表现出相似的文化因素⁷。

藏文古籍记载，藏南雅鲁藏布江河谷早在其第九代赞普布代巩杰（spu de gung rgyal）时就已经有着相当发达的经济水平，已能“烧木为炭，炼矿石而成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做成犁及牛轭，开掘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而为耕地……耕种庄稼之农事首始于此”⁸，这与

1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2 格勒：《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3 《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吐蕃。

4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上。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6 《拉萨曲贡遗址出土早期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26日第1版。

7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史前考古的新收获》，《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26日第3版。

8 黄颢：《贤者喜宴》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考古发现的情况相似；另外，藏民族中关于本民族起源最为流行的传说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产生后代”，并指藏南河谷为其诞生之地¹，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猴面陶塑，或许便与这个古老的传说有着某种联系；再次，藏文史料记载藏族先民有“以石片为棺”的埋葬习俗²，拉萨曲贡和山南隆子等地发掘出土的石棺葬，其年代可以早到距今3000多年以前，是迄今为止西藏年代最早的石棺墓葬³，可与文献相互印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藏南河谷所发现的这批西藏史前时期的考古遗存，有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其一，是其具有一定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于藏南河谷地带，与古史记载的雅隆部落的活动区域大体上重合；其二，是其在考古文化上以一种夹砂红、褐陶的圜底罐为典型器物，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而有别于其周边的考古学文化；其三，这种文化特征具有时代上的延续性，后来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内的吐蕃王朝时期墓葬，基本上也保持了早期“以石为棺”、流行圜底陶器等风格⁴。

所以，我们推测，这些考古遗存中必定包含着古代“蕃”族的文化因素，与文献史料可以对应。而这个“蕃”，就是最早的“吐蕃”一词的来源。这个自称为“蕃”或“悉补野蕃”的原始先民集团生存活动于西藏高原的历史至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他们不仅是西藏早期农耕文明的开拓者，也是后来建立吐蕃王朝的核心与主体民族。

二、“吐蕃”一词的含义与由来

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吐蕃”一词始见于唐代汉文史籍。近来又有学者提出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吐蕃一词⁵。笔者认为，只有将“吐蕃”一词的含义加以认真地分析，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吐蕃是他称，而不是其本民族的自称。作为藏族主体与核心部分的先民集团自称为“蕃”，已如上所述，无须赘言。那么，“吐蕃”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既然是他称，我们不妨从其他民族对吐蕃一词的认识中来寻找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8世纪上半叶（730）的尼鲁突厥文碑铭中，已经出现了用“Toput”的形式来表示“吐蕃”

1 第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2 格勒：《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转引藏文史料《十万龙经》、《色尼尔》等。

3 霍巍：《青藏高原史前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4 霍巍：《青藏高原古代墓葬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1期。

5 吕一飞：《谈谈“吐蕃”一词》，《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一词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意见,这里的“toput”,可能来源于突厥或者突厥-蒙古语的辞源中的“topa”,具有一种“顶峰”、“高度”的含义,其意义“完全适用于指世界屋脊,也就是一个著名的高海拔地区”²。在后来9世纪的粟特文和9世纪中期的伊朗文的表达形式中,也是以“Topu”这个词根来表达“顶峰”、“高处”的含义。9世纪至13世纪之间的穆斯林史学家或舆地学家的大量著作中,则以波斯语或者蒙古语中的“Tibit”、“Tibbat”等形式来表现“吐蕃”一词,其中也均含有“高地”、“高峰”的意思在内³。因此合起来讲,吐蕃一词似可以理解为“蕃人所居住的高地”,或者反过来讲为“居住在高地的蕃族”。有学者解释藏文中吐蕃的“吐”(stod)含有“上部”、“高处”之意⁴,这无疑应当是正确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从最近的国外考古学资料来看,吐蕃一词早在7世纪的下半叶甚至已经扩散到了中亚一带。在中亚撒马尔罕阿夫拉锡亚人(Afassiyab)的一处古遗址中,一幅残存的壁画上绘有人像,其下方的题记标明其为“twpt mrty”人。据考证,这里的“twpt”,与作为吐蕃名称的“topat”可以等同,亦即指吐蕃人而言,而壁画的年代“考古学的证据断代为7世纪的下半叶”⁵。

这个情形,与唐代汉文史料中“吐蕃”一词所出现的年代十分近似。笔者认为这应当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与吐蕃的日益强大崛起,在吞并了西藏高原的象雄(羊同)、苏毗、多弥、白兰等诸部之后,建立起统一的吐蕃王国,并且形成能够与唐和中亚各国并驾齐驱、称霸中亚的强大势力这一历史背景相吻合。

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研究,吐蕃王国在建立之初的松赞干布时期(6世纪末至649年在位),虽然其西北部的势力已达到今天西藏西部的象雄,在东北部则已占据苏毗、多弥、白兰,但却因与唐朝长期进行争夺吐谷浑的战争,尚无力进入中亚。但在7世纪中叶以后至8世纪的后半叶,随着其国力的强盛,先后四次大规模地进入西域,威迫中亚,从而与中亚各古代民族间也发生过密切的联系⁶。

联系到上述这些因素,可以得出以下一些推论:

第一,早期的“蕃”族当其尚处于藏南雅砻河谷之时,其势力还比较弱小,尚未为其周边的

1 黄颢:《贤者喜宴》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注释(5)。

2 [法]路易·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7页。

3 [法]路易·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3页。

4 田晓岫:《吐蕃刍议》,《历史研究》1994年。

5 [法]路易·巴赞等:《“吐蕃”名称源流考》,第205~206页、第195页。

6 [日]森安孝夫:《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居地位之展望》,钟美珠等译,《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



各族所注目，而其所居的藏南谷地，也为一相对比较狭小、孤立的河谷地带，与高敞开阔的藏北、藏西高原相比，海拔高度较低，所以除自称为“蕃”或者“悉补野蕃”之外，尚无“吐蕃”这一他称出现。

第二，当吐蕃崛起，雄踞于西藏高原，并且在7世纪以来成为一支可与唐朝及中亚各国争雄的强大势力之后，其威名方大振于天下，其周边的各国才开始用“吐蕃”一词来称呼它；也正是由于其势力的极大扩张，从一个原居于低平河谷地带的部落集团一跃而成为统治整个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人们才开始冠之以“居住在高地（顶峰）的蕃族”——吐蕃一词。这与吐蕃居于“世界屋脊”的特殊地理位置正相符合。

第三，唐代汉文史籍与中亚各古代民族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使用了“吐蕃”这一称谓。这可以认为是吐蕃一词广为流传的年代。有外国学者推测，“吐蕃最早是通过吐谷浑人的媒介作用而被突厥人和汉人所熟识的”¹，从当时唐王朝与吐谷浑以及突厥、吐蕃等的相互关系来看，或许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由于唐与西域各国、各民族间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其他的来源得知吐蕃一词，也同样是可能的。

从文献上看，唐人对于“吐蕃”的来历，显然不够清晰。杜佑《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吐蕃”条载，“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有国之所由”，且将吐蕃与鲜卑“秃发”连在了一起。但是，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按照杜佑的解释，吐蕃是“因魏末中华扰乱。招抚群羌，日大，遂改姓为悉补野，故其人至今号其主贵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鹞提悉补野，因以为姓”²。所以，分析这条史料可以看到，杜佑对于“吐蕃”一词的由来虽然不甚清楚，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但他却正确地记述了吐蕃的出现，与自号其始祖赞普为“天神所生”的雅隆“鹞提悉补野部”“招抚群羌”，日益强盛之后的这段发展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与我们前面所做的推论基本一致。再从杜佑后文中对于吐蕃地理位置、生活习惯、丧葬风俗等各方面的记载来看，也与吐蕃的真实面貌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通典》关于“吐蕃”的记载，其资料来源应当基本可靠。

《通典》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801），是唐代汉文史料中始以“吐蕃”名称立传者，这个年代要稍稍晚于“吐蕃”一词在中亚出现的年代。如果进一步推测，或有可能这个名称为唐人所知，系辗转来源于当时活动在西域或者北方草原的某个古代民族。正因为其系音转而来，唐人不知其所由，方才出现了将其与读音相近的“秃发”（拓跋）相互混合起来的现象。

总之，“吐蕃”一词最早出现于7世纪末8世纪初，是“蕃”族强盛起来并且称雄中亚之后才出现的称号，可能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1 [法]路易·巴赞等：《“吐蕃”名称源流考》，第205～206页、第195页。

2 《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吐蕃。



三、关于吐蕃民族族属的流变

吐蕃民族集团，不仅是当时吐蕃王国的主体民族，也是今天藏族的核心成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民族集团在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和居于今天祖国西部边疆的各古代民族之间，也经历过长期交错杂处、相互自然同化的过程。笔者认为，这个过程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体上相当于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这个阶段主要是居住在本地的土著居民集团与来自黄河上游氏羌系统的民族集团之间发生相互融合。这一点，从西藏东部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中已经能够看出。这处遗址中既有大量本土起源的文化因素，如打制石器与细石器、磨制石器并存；流行小平底器；建造石居，等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与黄河上游原始文化之间相似的因素，如流行长条形的石斧与石锛；种植粟米；绘制彩陶，等等¹。所以有学者曾经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氏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²，有一定合理的因素。

第二个阶段，大体相当于青藏高原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先秦两汉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青藏高原已经开始形成“蕃”、“象雄”（羊同）、苏毗等早期的部落集团；另一方面，这些早期的先民集团仍与周边的各族不断地发生着交往与融合。从近年来的考古材料来看，其中似以同“西羌”系统的民族集团关系比较密切。这一是反映在西藏古代墓葬的埋葬习俗与出土的器物上，与西部古代民族有不少相似的文化因素。笔者曾经归纳出下述八个方面的内容来论证过这种联系，即：1. 长条形磨光石器；2. 双耳陶罐；3. 原始火葬习俗；4. 二次葬、乱骨葬、下肢弯曲很甚的屈肢葬习俗；5. 动物殉牲习俗；6. 蚀花料珠；7. 带柄青铜镜；8. 圜底带流陶罐³。第二，近年来在我国西部地区考古工作中出土了一些人骨材料，如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葬⁴、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葬⁵等。经过体质人类学上的研究鉴定，表明这些人骨的种系与古代西藏的部分原始居民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很可能在种族类型学上具

- 1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1~153页。
- 2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5~156页。
- 3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考古材料与藏族族源研究》，《中国西南古代的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处、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 5 张君：《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种骨系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有同源或者近缘的关系¹。

在汉文文献中，也曾经记载了吐蕃先民与“西羌”系统民族之间的联系。《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之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新唐书·吐蕃传》中则明确记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鹈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比较两《唐书》的记载，《旧唐书》仅从地望上讲吐蕃所居之处本系“汉西羌之地”，对其种属则未下定论，只用推测的语气“或云”其与鲜卑秃发部可能有关；而《新唐书》则明确地讲吐蕃本“西羌属”，散处于青藏高原与四川西部一带，其先祖为“鹈提勃悉野”（笔者按：当系“鹈提悉补野”之误），是通过兼并“诸羌”之后方据其地，并且提出“发羌”与“吐蕃”可能有一定关系。虽然最后也提到自《通典》以来“秃发即吐蕃”的旧说，但却明显地将其摆在一个次要位置上，仅用“或云”一词一笔带过，作者的倾向是一目了然的。从目前考古学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显然与《新唐书》的记载比较接近。

第三个阶段，即7世纪吐蕃兴起之后。这个时期，吐蕃先后征服和兼并了苏毗、羊同、白兰等青藏高原上的古羌人部落，在向西、向东的发展过程中，可能还同化了一部分北方草原的“胡”系民族（如古代鲜卑族之后裔吐谷浑之一部），最终将这些民族集团都融入吐蕃民族之中²。

综上所述，吐蕃民族的族属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归属于两大部分：其核心成分是起源于本地的土著民族集团，亦即早期的“蕃”；而另一部分则主要与属于古代氐羌系统的先民集团有关。除此之外，当中可能还包括有少部分来自北方草原“胡”系的民族。换言之，《新唐书》中对于吐蕃族属的推定，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合理因素。

至于《通典》《旧唐书》中将吐蕃与鲜卑“秃发”（拓跋）部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从吐蕃族属的“流”上而论，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如果将其说成是吐蕃民族的“源”，恐与事实不符。

近来有人提出，吐蕃（或称“蕃”）之族属属于古代濮人的一支³，这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古代濮人无论从考古学文化系统、其自身的民族属性、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来看，都与吐蕃民族有相当大的差别。从最主要的特点上来讲，濮人在经济生活上以种植稻谷为主；居住形式多见“干栏式”的房屋；流行“断发文身”、“凿齿”、口颊含球等风俗；多崇拜蛇、犬、鸟等动物；陶器中多流行三足器，等等，而这些文化特征恰恰都是吐蕃民族所罕见的。

此外，这位学者将青藏高原和川西、滇西北等地出土的石棺葬都说成是濮人的文化遗存，并

1 韩康信、张君：《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文博》1991年第6期。

2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4~6页。

3 田晓岫：《吐蕃刍议》，《历史研究》1994年。



且将其与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混为一谈，也多有不妥之处。因为事实上，石棺葬这种文化现象就青藏高原与川西、滇西北地区而言，从墓葬形制、死者葬式、出土器物等不同方面来看亦均可分为两种主要的文化成分：一是西藏高原本土起源的部分，二是受到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氐羌系统或者南进的“夷”系民族的影响的部分，但均与濮人无涉¹。至于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文化，在考古学上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石棺葬相去甚远，根本不是同一个民族系统的葬制，与吐蕃民族可以说更没有什么关系。

在西藏东部地区，由于其地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交接地带，南北流向的横断山脉诸水的确可能起到沟通氐羌族与濮越两大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作用。但是，如同已有学者指出过的那样，黄河流域氐羌系统的文化显然在此占据上风，因为“其原因很明显，氐羌系统种植粟米和居住半地穴式房屋等文化特征比起濮越系统种植稻谷和居于干栏式房屋的文化特征，更适应于海拔两三千米以上的藏东高山河谷地带”²，这可以说是极为中肯的。

所以，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来支持“蕃族是濮人的一支”和“早期吐蕃属于中国古代西南夷文化圈”这种观点。

1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考古材料与藏族族源研究》，《中国西南古代的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2 格勒：《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4页。

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

霍 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一、亚洲文明史视野中的吐蕃王国

（一）吐蕃王国的兴起与强盛

7世纪，在我国西南边疆的青藏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唐代汉文史书中称其为吐蕃，而吐蕃则自称其为“Bod”（蕃）。吐蕃的兴起和强盛与其东面的唐王朝和西面的阿拉伯大食基本上同时，这三支势力一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他们与这个地区的其他民族之间开始发生多边关系，彼此争雄，使得当时东亚和中亚的各种政治力量形成错综复杂的格局，也使得这一地区不同文明在相互影响和冲击碰撞当中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吐蕃的历史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前后两段：前段是其初始期，后段是吐蕃王朝建立统治直到其走向灭亡的时期。关于吐蕃的起源，汉文史料和藏文史料都有不同的记载，对此学术界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吐蕃的核心部族原为兴起于西藏中部雅砻河谷一带的“雅隆悉补野”部，经历几代吐蕃赞普（意即首领或王）的经营发展，至7世纪初，吐蕃著名的赞普松赞干布在不断兼并扩张的过程中逐渐统一其邻近的苏毗、羊同等部族之后，定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建立起吐蕃王国。吐蕃王国建立之后，一方面学习唐朝礼仪制度，创建官制、厘定法律；另一方面则从印度、中亚等吸取宗教文化养分，创造吐蕃文字，引进佛教和其他宗教，不断走向强盛。

7世纪中叶开始，吐蕃对内强化其军政机构，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吐蕃人在荒野中严酷生活锤炼出来的潜在巨大精力突然迸发出来，导向了政治—军事扩展，这场扩展波及青藏高原的广大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十年青藏高原吐蕃考古材料综合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85JJD850004。